

最暖卷尾语饱含师生情

□ 瞿周

“没有题了。或许,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。”近日,江苏阜宁中学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。这份试卷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,而是留下了不足百字的卷尾语,让无数网友直呼“看哭了”。

(6月1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写下这句话的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君,今年是他从教的第三十六年。谈及这段“最暖卷尾语”,陈文君坦言这是自己借用的一段话,“在其他学校的试卷里看到后,我觉得特别好,于是在这周学校最后一次大型考试时,请文印室将这段话印在了数学试卷的最后。”

短短百字,不是华丽的辞藻堆砌,而是三年师生朝夕相伴的情感浓缩,是老师送给学生最浪漫的成人礼。“只能送你们到这

儿”,看似是告别,实则是最深的牵挂与祝福——老师无法永远陪伴左右,却永远是学生身后最坚实的后盾。这份朴素又厚重的情谊,无关成绩、无关分数,是青春里最珍贵的温暖,也让无数人想起自己求学路上的师者温情,共情之下,热泪难掩。

这份暖心卷尾语,也给考前心理关怀提供了一个示范。高考是千万学子人生路上的重要关口,十余载寒窗苦读,所有压力都汇聚于最后冲刺阶段。

焦虑、失眠、自我怀疑,是不少高三学生的常态,部分学生甚至被负面情绪裹挟,影响备考状态。

每临大考有静气。通常情况下,备考往往聚焦于知识查漏补缺、刷题巩固提升,却容易忽视学生的心理状态。殊不知,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,更是心态的较量。陈老师不在最后一次模考中施压,反而以暖心话语宽慰学生,正是抓住了考前教育的核心——减压。他用有温度的文字告诉学生:不必纠结过往得失,不必焦虑未知结果,释怀过往、轻装上阵,便是最好的状态。

一张试卷,一段卷尾语,折射的是教育最本真的模样:教育从来不只是传授知识,更是传递温暖、守护心灵。

校园视力筛查岂能层层转包

□ 孟雅檀

近日,河南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姚凹小学的学生家长反映,校外眼镜店人员进入校园开展视力筛查,还向孩子发放了印满眼镜店名字、电话和到店复查提示的检查单。

(5月26日《北京晚报》)

校园视力检测是国家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重要普惠工作。2022年,教育部办公厅等三部门曾联合印发文件,明确规定“严禁无资质机构入校开展视力检测”。可这家眼镜店并不具备相应资质,能进校门是受一家医院委托。事实上,这家医院也没有眼科科室,能承接校园视力检测项目,是因为与一家运营青少年健康信息平台的数据公司签过相关协议。

一个靠运营数据平台挣钱的公司,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。可由于经费结算周期长、资金管理费较高等原因,正规大医院望而却步,“三无”医院便乘机而上。可越是“三无”医院,越会把盈利放在第一位,才有了委托眼镜店代其入校筛查视力的荒诞一幕。虽然眼镜店不能提供规范的筛查服务,却一样要投入各种成本,那就只能靠忽悠学生配眼镜把钱赚回来了。

本该公益为先、守护孩子视力健康的校园筛查,彻底沦为层层套利的生意,唯独把学生的健康权益抛之脑后。检测数据不够精准,可能误导孩子视力干预和矫正。当地区教体局已约谈涉事公司及医院主要负责人,由正规医务人员进入校园负责工作。事后补救只是第一步,更关键的是如何在事前堵住漏洞。只盯着自己那点利益,谁还真正在乎学生的视力?

别让孩子掉进口才班的坑



名师经历靠包装、无证办学存隐患……近日,有媒体走访多地调查发现,旨在提升少年儿童表达能力的口才演讲类培训班乱象频发。怎么治?一方面,要堵住“偏门”,加大对虚假宣传、诱导消费等行为的处罚力度;另一方面,要打开“正门”,近年不少地方动态公布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的做法不失为有益探索。

孙文静 杨铭

让高校博物馆“大有作为”

□ 郑娜

近日,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:截至2025年底,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,免费开放率超91%,全年接待观众15.6亿人次。在持续升温的“博物馆热”中,“大有可为”的高校博物馆也正走向“大有作为”。

(5月28日《山西日报》)

博物馆与高校有着天然的“血缘关系”。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博物馆之一,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就诞生于大学之中;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——南通博物苑,其创办初衷也是为了服务通州师范学校。高校博物馆背靠高校,是大学精神的物质载体,更是学术研究的富矿与立德树人的沃土,其“小而精”“小而专”的特点,正成为吸引公众的独特魅力。

让高校博物馆“大有作为”,

要将其置于校园“育人小环境”与社会“育人大环境”中统筹考量。

高校博物馆的核心使命,是对人的培养。它不仅是知识的殿堂,更是涵养家国情怀、砥砺科学精神的熔炉。要强化“第二课堂”的核心功能,让大学生都能在此与实物对话,汲取学术滋养。还要瞄准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目标,加强馆校合作,使其成为立德树人重要场域。

高校博物馆不应游离于公共

近年来,“儿童读经典”持续引发热议。一方面,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从小亲近经典名著;另一方面,原著文字的艰深与儿童认知能力之间的落差,催生了大量“儿童版”“改编版”读物。支持者认为,“儿童版经典”降低了阅读门槛、激发了阅读兴趣;反对者则担心,改编破坏了经典的原汁原味、压缩了孩子想象的空间。

(6月1日《羊城晚报》)

应该承认,适当推出经典名著儿童版本,具有积极意义。不少语言通俗、情节明快、立意纯粹的经典,经过合理简化、配图、注音等处理,能够契合低龄儿童的阅读能力。

不过,并非所有经典名著都适合儿童化改编。很多传世名著扎根于复杂的时代背景,里面夹杂着人情纠葛、世道剖析,甚至还有偏成人化的情节。以儿童有限的认知和阅历,根本读不懂这些文字背后的深意。一味把这类内容强行改编成儿童读物塞给孩子,非但起不到熏陶作用,还容易扰乱心智、误导价值观。

经典名著的儿童化改编,绝不能任由市场随意发挥。相关主管部门不妨出台明确规范,划定改编边界、细化改编标准,厘清可改编书目与禁改范畴。要从源头规范出版市场,守护好儿童阅读环境,也守住经典文学的底色。对出版社而言,开展经典改编必须坚守行业底线,做到有所为、有所不为。

家长和学校也应放下功利心态,别把读经典当成攀比任务、应试工具。阅读是一场慢慢滋养的旅程,引导孩子阅读要顺应成长规律,根据年龄挑选合适读物,循序渐进培养阅读兴趣。

文化服务体系之外。成都市与四川大学“共建、共管、共享”打造博物馆新范式;南京成立高校博物馆联盟,开展“博物馆——行走的课堂”活动;山西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以“十大晋药”为灵感开发文创产品,都为盘活资源、服务社会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当然,在推进高校博物馆开放的过程中,还要因时因地制宜,科学处理好“如何开放”“开放到哪”的难题,不必强求“一刀切”式的全天候开放。对于空间有限的“袖珍馆”,可采取“预约制+主题日”的灵活方式;对于专业门槛较高的展陈,不妨通过数字化改造推出“云展览”“云逛馆”,让知识跨越时空。

经典名著「儿童化改编」不能无规矩

□ 何勇涛